月下凭栏

宣纸试墨记

熊召政

来泾县采风的第三天，承接待方美意，在建于城郊的中国宣纸城中试写红星宣纸厂生产的宣纸。同行作家欣然前往。笔意率真的蒋子龙、擅长狂草的陈世旭、墨气琳琅的韩作荣，一入厅堂，即被“粉丝”簇拥，一时间笔走龙蛇，纸腾雷电。书者、观者，两相快意。

乍一看到整摞整摞搬来的各种净皮与棉料，我也不免技痒，但又害怕暴殄天物，一番涂鸦留下垃圾，故退坐一隅，品茶而已。承同道文友的撺掇以及红星宣纸厂董事长佘先生的盛邀，加之内心也不肯错过这次试纸的良机，于是诚惶诚恐走近书案。

我七岁开始练字，因为家穷，开始只能够用小树枝在沙盘上划字，到九岁时才有第一支毛笔。所用的纸，除了两分钱一叠的黄表纸，再就是废报纸。二十岁前，根本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宣纸。二十一岁进了县文化馆，看到一位老画家作画，才知道了宣纸并开始试写。说是试写，一年中也难得有几次。对于一个穷书生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视宣纸为奢侈品。

近年来，虽然不再觉得宣纸高不可攀，但对它的敬畏感却由年轻时保存至今。我站到书案前，服务小姐应我的要求，选了一张四尺净皮铺开。我援笔濡墨，写了一首自作的绝句。佘先生一边看了，说道：“我看你运笔不疾不徐，又不喜用浓墨，似乎用加厚的棉料更合适一些。”见我犹豫，他让小姐铺了一张棉料让我试写。我再次放慢运笔的速度，在羊毫触纸的一刹那，我的手有一种摸到羊脂玉的感觉。我朝佘先生会心地一笑，试墨的欲望，一下子强烈起来。

因为受家学的熏陶，我从小就偏爱中国的传统文化。成年后，对纸、笔、墨、砚文房四宝，不但依类添置，还每以访求珍品为乐。

我一直认为，文房四宝不仅仅在中国，即使在世界范围内，也是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。而宣纸，作为中国的众纸之王，又应该成为四宝之首。

自东汉蔡伦发明造纸术后，中国的纸业科技，一直在发展。于晋，有蚕茧纸；于北朝，有抄经纸；于唐，有益蜀浆纸；于南唐，有澄心堂纸；于北宋，有竹纸；宋元之际，宣纸在泾县的小岭宣告诞生。

宣纸的宣，通常认为是因为泾县属于宣州府管辖，故以地域称之。这固然不错，但还说漏了一层。这个宣，含了两重意义，一是宣州的宣；二是明朝宣德皇帝的宣。

明朝的十几个皇帝中，宣宗与神宗两位皇帝最喜欢书画。宣纸成为贡纸始自宣宗。当时朝廷派人到泾县来监制。史载这贡纸叫“宣德陈清款”。有人认为这个陈清可能是制造宣纸的艺人。我猜测这个陈清不会是艺人，而是前来监制的太监。因为当时的小岭，制作宣纸的上乘师傅都姓曹。曹家是泾县宣纸技艺的开创者，几百年过去了，曹家仍有后人在从事宣纸的生产。

宣州与宣宗，让宣纸扬名于天下。宣宗好题画扇面。当时内廷的嫔妃与外廷的大臣，不少都得到过他赐予的墨宝。宣宗亲自给宣纸做广告，它便在纸业中成了惟我独尊的王牌了。

宣纸的命运同国运紧紧相连。凡遇战乱，宣纸的生产就呈现凋敝。最近二十年，以红星宣纸厂为主导的泾县宣纸，生产规模不断扩大，但仍供不应求。这乃是因为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，喜欢传统书画的国人，一年多过一年。

半日的试墨，腕底的快感得到了大大的满足。最后，应主人的邀请，在特制的十米长卷上，写下了《试写红星宣纸》这首诗：

芳菲三月里，专访纸王来。
试墨神仙近，挥毫妙谛开。
龙蛇腾玉版，花事满雪胎。
诗穷情未尽，还共月徘徊。

燃烧的生命更美丽

——向聂尔作最后的告别

李建鲁

张聂尔与癌症斗争三十年，最后离开了我们。我与聂尔同甘共苦，恩恩爱爱，相依为命，共同生活了三十多年。她的离去，使我精神上少了个支点，生活失去了平衡，心里空荡荡的。虽然聂尔已病了这么多年，虽说生老病死是大自然的规律，但我仍无法接受这个现实。

我与聂尔相识，是父母的战友介绍的。她在我们结婚后的第三年就病了，是恶性淋巴瘤。得了这种病，是不幸的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面对残酷的现实，聂尔没有怨天怨地，她坚信人生路是自己走出来的。她要过正常人的生活，她要像正常人那样做事，甚至比正常人做得还要好。

聂尔发誓，假如上帝赐她不死，她要用她的余生做一件事：写作。她把写作看成是生命一部分，经常是一边化疗，一边写作。她多次宁愿延误治疗，也要完成书稿。写作成了她生命的一种形式。

聂尔是一个普通人，又是一个不平凡的人。她不惧怕死，但她渴望生。在她生病的三十年里，她多次面临死亡，却一次又一次勇敢地越过。为了生存，她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痛苦，她接受了十多次手术、无数次放疗和化疗。这三十年，是她与疾病抗争的三十年，是她辛勤耕耘的三十年，是她谱写美丽人生的三十年。她不仅创造了生命的奇迹，也造就了她事业的辉煌。

自1984年起，聂尔先后发表了小说集《上流风情》，长篇小说《将门男女》《叶氏父女》，长篇纪实文学《中国第一人毛泽东》《机要秘书的思念》《风云九·一三》，随笔集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，自传体纪实文学《拥抱生命》等作品，200余万字。聂尔说，值了。

聂尔曾多次对我和儿子说：“我做了我想做的事，又得到了家人和那么多人的关爱，我知足了，死而无憾。”她一生经历了那么多次的生生死死，从未对我说一句“告别”的话，也没有写过一句“遗言”。在她生命最后的那天夜里，她仍对我说：“我还行，不那么容易。”当时我理解她是说，她还行，没那么容易就走了。她是那么勇敢，那么坚强。后来想起，她也许是在评价自己的一生，说她这辈子还行，但太不容易啦！

聂尔生前与我相约，她死的时候一定要我在她身边。上帝满足了她的愿望。那天晚上8点多钟，聂尔大出血休克，正好我在家，是我亲自开车送她去的医院，又一直陪伴在她身边。我长久地握着她的手，看着她，她是那样的平静、安详。第二天凌晨，她好像真的睡着了。

聂尔走了，按聂尔生前与我的默契，不搞告别仪式，一切从简。但对这样一个坚强的女性、一个值得尊敬的女性，一个大家关爱的女作家、一个在艰难中做出成就的女作家，我们还是为她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。我们要用这种形式，最后送她一程，告慰她的英灵，寄托我们对她的哀思。

告别仪式就要结束了，我一人站在聂尔身边，半弯着腰，久久地凝视着她的面容。我想再多看她几眼，我想把她的容貌牢牢记住。听到轻轻的一声“请节哀吧”，我知道，她要走了。

心爱的聂尔，我们永远怀念你。

翠鸟清鸣 （中国画） 张喜福

跌宕起伏 神形兼备

徐放

张喜福何许人也？偶然看到他的画，眼睛一亮，心头一跳。那种似曾相识又心潮不羁的画风，促使我翻开“海上书画名家系列丛书”的《张喜福画集》。原来此君是我恩师江寒汀先生的再传弟子。再读他的作品，正是后生可畏，后继有人。综观他的画，大块面酣畅淋漓，铁钩银线，刚柔遒劲，灵动的点跳动着乐韵，构成跌宕起伏、神形相兼的当代中国画的佳作。

你看他的画作，“硕果累累”，用笔豪放潇洒，墨色酣畅淋漓，有采取了现代画化学元素，造成了很好的机理效果。大块面的果叶和葡萄占据了整个画面的五分之三，形成了黄金率的最佳分隔，葡萄的色彩朴茂奇谲。线条枝干则用篆刻行走，遒劲有力。右上三分之一处，飞翔着一只勾勒精功，栩栩如生的小鸟。在构图上大开大合，疏密自如，确是：工笔精心，泼墨恣肆，既有青藤八大之意，又有虚谷伯年寒汀之质。正是出于传统笔墨之间，又有创新现代之潮，别有一番自辟门风之径。真正得到了既追慕传统，又有创新的新境界，给人一种美的享受。

在此让我回忆起作家峻青于1992年5月发表在《文汇报》的一篇写徐放的文章，这篇文章批评现在学画的不从传统上起步，光想走捷径，跟着时髦的所谓抽象派、现代派的画家走，用墨彩胡乱地倒洒、涂抹，犹如将胡琴架在肩膀上当小提琴拉，即为创新、现代，再取名什么“无题”、冠以什么“平安”画派等等，既损害民族文化，又误人子弟。

张喜福所画的画达到了既继承传统，又有新时代元素的创新中国画。所以他的作品很自然地入选“首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名人名作”艺术展和其他大展。很自然地能百余次在报刊杂志上发表，被美术馆，海内外人士所收藏。有感于此，写下了这篇不成文的感想。

夜光杯

也算文化人哦

向旻

读中学时，碰上一位儒雅而学识了不得的音乐老师，让一帮半大孩子佩服得五体投地。记得那时她常常告诫我们几个虚荣的中学生“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”，呵呵，我可以自豪地说老师的教诲从来没有忘记，以貌取人的事儿不曾发生过。不过，我倒是常常依据一个人的谈吐判断其身份，真是很好玩的事，跟猜谜似的。我还可以再自豪一把，本人乃猜人高手，通常跟人见第一面，说不了几句话，我也大致估摸出对方来历深浅。当然偶有马失前蹄，说说亦无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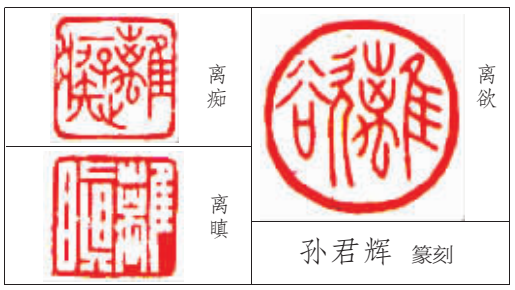
前两日，朋友聚会，席间认识一位胡君，身材不高，戴副眼镜，很斯文的样子，谈吐亦不俗。这种聚会，话题总是杂乱无章，最初大伙聊热门的《论语》，正中本人下怀。说句老实话，除了当年音乐老师给我灌输的那点传统文化外，我这方面的底子薄来兮，眼下正在恶补，从孔子到老子、庄子，也能插上两句。谈着谈着，渐渐变成胡君一个人的演讲，他不仅儒家、道家，连《孙子》《易经》都随口道来，听得众人直点头。我心里暗暗寻思，这位不是大学中文系的老师，也得是哪个机构的学者，反正一文化人。

我这边厢听得津津有味，那边厢话题转了个个儿，不知谁挑的头，议论起火爆的艺术品市场。可是没多久，话题又给胡君垄断了，他说梵高的伟大是以其短暂的艺术创作岁月、潦困的生活重压之下碰撞出的西方19世纪艺坛奇迹。19世纪末降世的毕加索，也曾在巴黎渡过其短暂的潦困生活，但却因遇上了贵人而扭转生活逆境。且幽了一默“也许，毕老阅世颇深，洞悉人间，深刻体会到梵高的悲惨生涯，故以其‘先知先觉’的才智，改变传统惯例的艺术家与社会的‘被动’与‘主动’位置，以‘喧宾夺主’谋略，巅覆了西方沿袭已久的习惯与艺坛常规。”

啧啧，这位老兄腹中经纶够得上丰饶。接下来他的发言更让我一惊一咋，他说起曾经风行一时的“点子大王”“策划大师”之流，断然否定，理由是中国人喜欢鲤鱼跃龙门似的传奇，尤其企业爱渲染跨越式前进，指望什么一个金点子，便跻身于五百强。这绝对是认识的误区，应该倡导“不做五百强，要活五百年。”

至此，我敢打赌，只有专门从事理论研究的人才有如此见解。应该揭开谜底了，我凑近胡君，“换个名片吧。”接过名片一看，当即暗自庆幸幸亏没跟人打赌，否则输得一败涂地。胡先生非文人也，地地道道的企业家。

“儒商儒商，也算文化人哦”，倒也自圆得过去。



离痴 离嗔 离欲

孙君辉 篆刻

每分每秒的代价

朱黔生

《新闻透视》讲求深度报道，入木三分。但要入木三分，却步履艰难。我们记者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会采用一些特殊的采访方式，比如——暗访。观众可能有所不知，为了屏幕上短短几秒几分的画面，记者要付出难以想象的代价。现在流行说关键词，我也赶趟说几个关键字。

难。暗访难，如走蜀道。首先是拍摄设备的保障，不能出错。暗访顾名思义只能偷着拍。所依靠的一些特殊拍摄设备记者必须熟练掌握操作，不然很可能拍回一盘无用的素材。记得有一次同事将拍摄包拿反了，结果拍的都是身后的画面，失败了。技术难关还不算难，进入暗访现场要应对的各种突发事件，随时对记者都是考验：怎样取得对方的信任？如何让他自然地说出坑蒙拐骗的来龙去脉？甚至对于一些地下行业，怎样混入对方严密的人际圈，这都是暗访面临的问题。拍廉价病死猪肉的片子，一开始只是一条市场线索。记者伪装成要批发病死猪肉的客户，花了3个月的时间，才摸清了病死猪肉的来源，流入上海的渠道，加工、冷藏、批发的地点和流通市场，前后无异于侦破一个案件，但记者毕竟不是公安，其间的难度，可想而知。

险。暗访险，如履薄冰。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，记者只能深入第一现场。这些现场往往隐蔽而戒备森严。你要断人家财路，对方就和你玩命。去外省的劣质水泥厂暗访，水泥厂藏在深山之上，我伪装成批发水泥的客户，但最终被对方识破，于是有了一段生死时速般的追逐。傍晚时分，盘旋而孤独的山路上，我的车风一般逃离，后面四五辆车疯了般追赶，最终对方车快，被拦下。我把带子藏在车座底下，下车同对方搏斗，却寡不敌众，背脊被猛拍了一砖，押回厂里关了禁闭。幸亏通过关系得到了营救，不然生死难测。暗访地下鸡鸭血加工，那些昧了良心的加工者就在我面前磨刀霍霍宰鸡屠鸭，万一对方知道我是个记者，可能刀的朝向就会偏转。

深。暗访深，如潜龙出渊。正因为难、正因为险，记者掌握的素材才有深度有说服力，报道才能蛇打七寸，让人触目惊心，让被曝光者胆寒。采访高速公路巨额通行费被私人吞噬，记者通过深入采访，不仅抓住了一些黄牛通过出借通行证赚取差价的现行，还深入挖掘了收费站内外勾结，侵吞国家利益的深层次问题。蛀虫被绳之以法，社会正气得申张。

巧。暗访中除了记者个人的能力，有些时候还需要碰碰运气。记得2002年拍摄泔脚油，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暗访。为了拍摄隐蔽在郊区的一个地下加工点，我租借了对面一个及其简陋的浴室的休息室，日夜蹲点守候。几天的摸索，终于掌握了对方的活动规律：半夜送货。但货并不是每天都发，巧的是在一个能见度相对较好的夜晚，对方大量出货，我也很清楚很完整地记录了这一过程。但其实为了这样的巧合，我苦苦守候了一星期的时间。所以这种巧合的出现，其实也是必然。

当然，后来暗访用得多了，观众就不觉得新鲜了，那些“防记者”的人也绷紧了神经，甚至有几次我们的暗访设备被当场识破，险象环生。还有坊间从法律层面提出了对记者暗访合法性的种种质疑，给我们的正常工作造成了些影响。但无论如何，只要有阴暗面，只要有违法违规的勾当，记者的暗访就不会停止，因为揭黑、曝光，这都是在铲除社会毒瘤，保护和谐有序。

十日谈

回眸《新闻透视》

明日请看《在〈透视〉中成长》。